

杭州全书·钱塘江丛书

王国平 总主编

钱塘江茶史

朱家骥 编著



王国平 总主编

钱塘江茶史

朱家骥 编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塘江茶史 / 朱家骥编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5.3

(钱塘江丛书)

ISBN 978-7-5565-0191-5

I. ①钱… II. ①朱… III. 钱塘江—茶叶—文化史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0950号

钱塘江茶史

朱家骥/编著

责任编辑 齐桃丽

美术编辑 赵 辛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数 190千

印张 12.25

插页 6

版印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65-0191-5

定价 42.00元



杭州全书总序

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的个性和记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小不一，各具姿态。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人文渊薮，民国

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人才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面对这样一座历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开展杭州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1+6”的研究框架；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1+5”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坚持有章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王国平

2012年10月

钱塘江全书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渐江或之江，她既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特的河流。钱塘江干流从西向东贯穿皖南和浙北，汇入东海，与金华江、曹娥江、乌溪江、分水江、浦阳江等十余条主要支流，将众多的“明珠”——雄伟奇特的黄山、千岛罗列的千岛湖、“东南锁钥”的仙霞岭、万木参天的天目山、秀比天堂的西子湖、著名古都杭州——串缀起来，形成了一道秀美壮观的风景线。

钱塘江是我国最具有魅力的江河之一，她哺育着流域人民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钱塘江功不可没。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建德人”就已生活在寿昌江畔；新石器时期，有距今12000—8000年的“上山人”，及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人”，分别在江畔创造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古越人凭借钱塘江，创造了“越文化”，考古发掘证实古代的河口滨海地带是越文化发源地；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已有人工种植的水稻，距今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水井，说明那时已有灌溉农业和生活供水设施；“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也都证明，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两岸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钱塘江流域治水历史悠久，流域人民为治理开发钱塘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故事，留下了极其丰厚的

历史文化遗产。钱塘江流域名人辈出、群星璀璨的人文画卷，与秀美壮观的天然山水画卷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我国自古重农，举凡“水利灌溉、河防疏浚”，历代无不列为首要工作。生活在钱塘江流域的先民们亦着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水运。相传虞舜遣禹治水，疏九河，建农田沟洫；越王勾践在今绍兴境内筑富中大塘和吴塘；东汉卢文台在金华白沙溪上筑三十六堰，为流域最早的梯级引水工程，至今仍灌溉着金华、兰溪一带农田；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主持筑堤而成鉴湖，为流域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渚三十六源之水，灌溉农田九千余顷。

钱塘江河口北岸为太湖平原，南岸为宁绍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交通便捷，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也是历代王朝财赋主要聚敛之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智慧的钱塘人民，凭借钱塘江独特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河口地区临江濒海的水土之利，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开拓和辛勤经营，终于已将钱塘江流域发展成为一方繁荣昌盛、富甲天下的宝地。如今，这片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南翼的宝地，则已成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沪、杭、甬三大城市环抱之中的一个美丽富饶的“金三角”；并在素有“文化之邦”、“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的盛名下，又博得了“旅游胜地”的美誉。

唐代刘禹锡在《浪淘沙》中用“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写出了钱江涌潮的壮观气势。以“一线潮”而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江大潮，令千百年来无数名人墨客为之倾倒，但其“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破坏力却又极大。为范束江水海潮，先民们在久远的年代就已开始在钱塘江修筑古海塘。现存较早的记述，有春秋时范蠡围田筑堤、东汉初会稽郡议曹华信募土筑防海大塘等。古海塘正史记载始于唐代，及至明代，明嘉靖年间黄光升在

海盐创筑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犹如水上长城，屹立于大江南北。清代更用胶灰拌米法砌筑，桐油石灰麻丝嵌缝，再加铁件联结，成为钱塘江河口抗御涌潮和巨浪的主要塘型。古代劳动人民以其无比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塘建筑的奇迹，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先人求生存发展，修筑海塘，筑塘围涂，造就了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人间天堂，开辟了富庶的天下粮仓。如今的海塘，强调与大自然的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站在钱塘江边，看到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我们更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更深深地体会到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不可阻挡。

观沧桑巨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1世纪，杭州正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钱江新城，就是杭州城市新千年发展的龙头工程，引领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主标志，使杭州的城市格局由“三面云山一面城”演变为“一江春水穿城过”，美丽天堂的大都市梦想、国际化CBD梦想、城市新地标梦想也都将在这里一一实现。钱江新城，已成为杭州城市文化从“精致和谐”走向“大气开放”的奠基性工程。

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10年来，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不仅用高起点规划，描绘城市的美好蓝图，彰显城市的文化品位，用高标准建设，打造世纪精品、传世之作，用高强度投入，创造城市美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用高效能管理，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向世人展示了她的雄姿和抱负；同时也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为此，作为钱江新城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杭州市城市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机构——杭州钱塘江研究院。

杭州市城市学是研究、发掘、整理、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

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新兴学科，钱塘江学是杭州市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之一。为了配合杭州市城市学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切实完成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通史+文献集成+丛书+辞典+研究报告”的系列图书编纂任务，杭州钱塘江研究院组织力量，制订规划，启动了《钱塘江全书》的编纂工作，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钱塘江学涵盖范围很广，囊括了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卫等领域自古至今的众多研究项目和课题。编纂《钱塘江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发掘、整理、保护和弘扬钱塘江流域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不断夯实钱塘江学的学术研究基础，努力将钱塘江学打造成为一座融古汇今的珍贵文化宝库，使钱塘江学这一杭州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能在推进“软实力提升”战略，推进杭州网络化大都市建设，推进杭州文化名城建设，推进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

我们深信，随着钱江新城建设事业的更大规模发展和钱塘江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一定会增添更多精彩的新篇章，一定能书写得更加璀璨辉煌。

郑翰献

2013年1月

（郑翰献，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绪论

钱塘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河流之一，是浙江省的第一大河。钱塘江流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历史和璀璨的茶文化，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0万年前，新安江支流寿昌江畔已有“建德人”活动的踪迹。^[1]唐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钱塘江流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自古以来浙江省最富足的区域。自古至今，钱塘江茶文化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现在该流域内的茶文化水平在浙江省地区乃至全国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因而研究钱塘江流域内的茶与茶文化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钱塘江及钱塘江流域

钱塘江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浙江”、“渐江”，三国时始有“钱塘江”之名，当时仅指流经钱唐（塘）县境的河段。由于河道在杭州附近曲折呈“之”字形，又名“之江”。概因钱塘县的繁荣和钱塘潮的出名，“钱塘江”一名在民国以后被作为整条河段的正式称谓，新安江、衢江、兰江、富春江等流段都被划归其名下。这样钱塘江的总长度就达到605千米，流域面积达到4.88万平方千米。钱塘江虽然和浙江省关系最为密切，但它的源头却是在安徽省休宁县，最后的入海处也在上海金山和宁波的连线上。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兰江流段还流经江西省和福建省，因此钱塘江也是一条省际河。但是安徽、江西、福建和上海在钱塘江的各种水文指标中所占比重毕竟较小，因此在心理上或者直观认识中，我们将钱塘江视为浙江省的内河。

[1] 钱塘江志编纂委员会编：《钱塘江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关于钱塘江的源头,《山海经》、《水经注》和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提出:钱塘江以徽港为正源。明清时期,曾出现过新安江、信安江(衢港)、东阳江(婺港)三源和衢港、徽港南北两源之说。当代,依据科学量算数据,根据实地考察,追溯历史文献资料,有人按照河源唯长、唯远的历史习惯,提出新安江才是钱塘江的正源;也有人以径流大小为判别依据,考虑兰江集水面积为新安江的1.67倍,而提出兰江为正源。当代两源说即北源为新安江,其上游为率水主源冯村河,源头在安徽省休宁县西南皖、赣两省交界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东坡,此为主流观点;南源为兰江,其上游为齐溪,源头在安徽省休宁县南部的青芝埭尖北坡。

钱塘江流域邻近中国东南沿海,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温度 17°C 。夏季多东南风,气温高,光照强,空气湿润;春秋两季气旋活动频繁,冷暖变化大。春季及初夏多锋面雨,夏秋之际多台风,季风环流的方向与主要山脉走向基本正交,山脉起着阻滞北方寒流和台风的作用。年平均降水量 1600mm ,其中4—6月多雨,占50%,易发洪涝灾害;7—9月占20%,旱灾频繁。河川径流年内、年际变化较大,如富春江芦茨埠站(控制面积 31700 平方公里)实测丰、枯年径流之比为5:1。

钱塘江河道曲折,上游为山溪性河道,束放相间;中游为丘陵;下游江口外呈喇叭形状,江口逐渐展宽。根据钱塘江自然条件、水能资源和社会经济特点,干支流的开发均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航运、给水、渔业效益。

钱塘江两岸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浙江省最重要的旅游线。桐江和富春江河段景色极佳,统称富春江。钱塘江河口呈巨大的喇叭形,杭州湾口南北两岸相距约 100 公里,至钱塘江口缩小到 20 公里,再上至海宁盐官,仅为 2.5 公里。此河段受江面束窄、河床隆起的影响,潮波汹涌,形成天下奇观——钱塘江潮。钱江观潮之风,历史上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南宋定于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潮神生日),在钱塘江上检阅水师,遂把此日定为观潮节,后各朝相沿成习,至今不变。“潮来溅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这是古人对钱江潮这一大自然奇观的评价。钱塘江干支流开发历史悠久,沿河两岸有许多名山、秀水、奇洞、古迹。这辽阔的钱江流域,物产富饶,人杰地灵,风土民情丰富有趣,被人们称为“黄金旅游带”。

钱塘江是我国最美丽的江河之一,素以清澈澄碧的江水和排山倒海的江潮名扬天下。钱塘江干流从西向东贯穿皖南和浙北,汇入东海,与金华江、曹娥江、乌溪江、分水江、浦阳江等十余条主要支流,将众多的“明珠”——雄伟奇特的黄山、千岛罗列的千岛湖、“东南锁钥”的仙霞岭、万木参天的天目山、秀比天堂的西子湖、著名古都杭州及绍兴等一一串缀起来。沿江两岸山清水秀,景色如画。钱塘江流域是一块既美丽富饶,又充满挑战的土地。这块山水交错、海陆相依的土地,孕

育了灿烂的钱塘江茶文化，衍生出辉煌的吴越文明，造就了杭州、绍兴这样的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政治、文化大都市。从钱塘江历史的发展和流域的特征不难看出，茶和钱塘江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二、钱塘江茶与钱塘江流域相互依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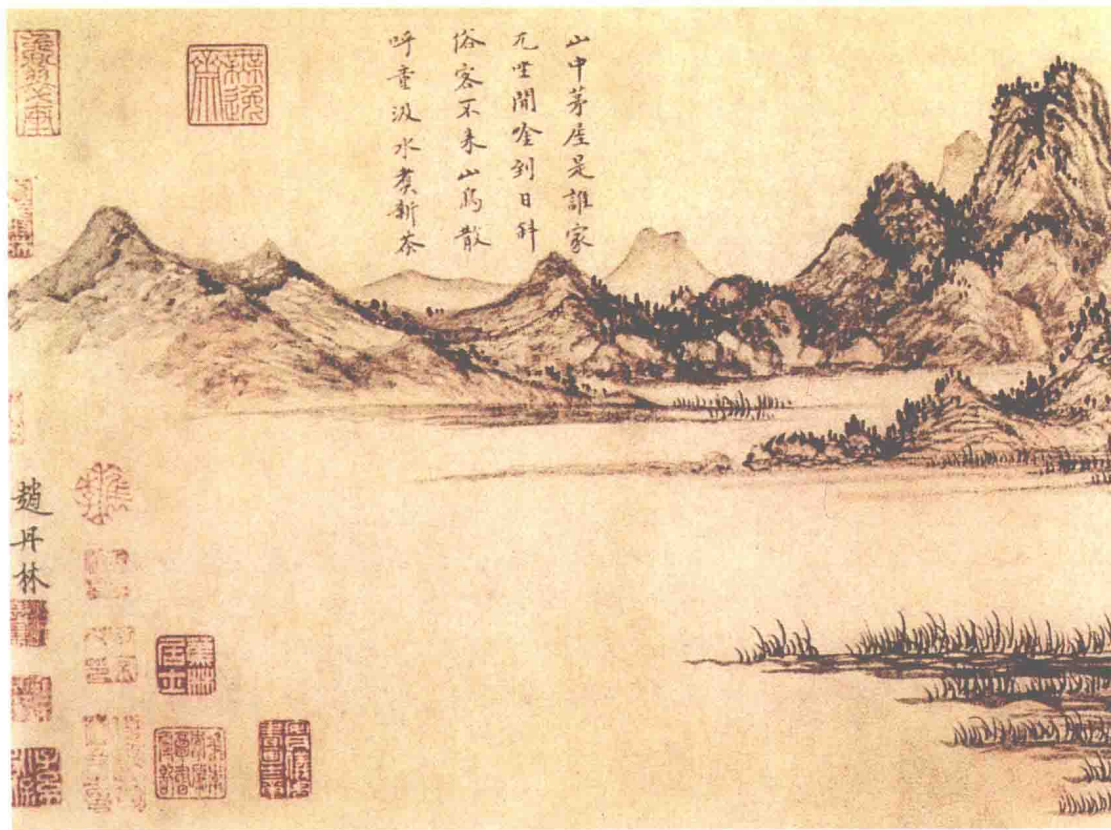
柴、米、油、盐、酱、醋、茶。

琴、棋、书、画、诗、酒、茶。

千百年来，人类与茶做伴，人们总结人与茶、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得出了这两句顺口溜。它概略地总结了人类生活与茶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物质的，是基本需求的，也总结了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物质的，是精神的，应该是精神层面多于物质层面的；它涵盖了茶的自然属性、物质属性，也涵盖了茶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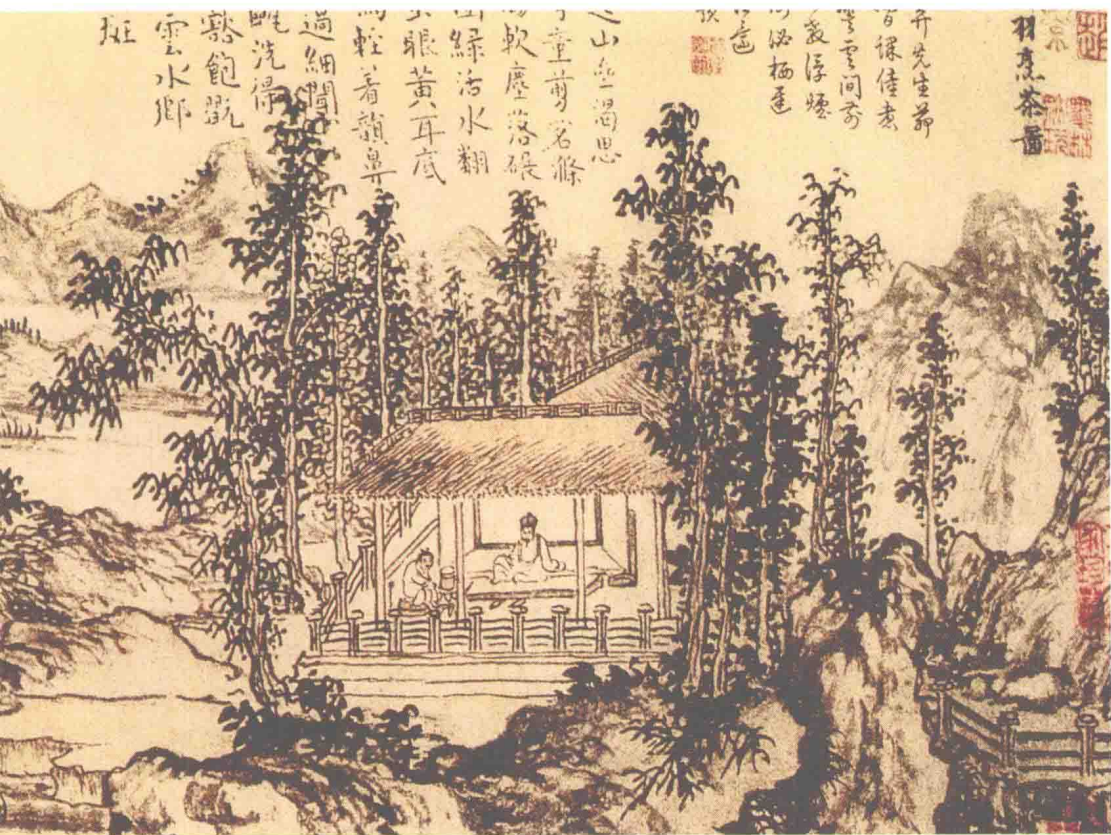
中国是茶的故乡，钱塘江孕育了灿烂的茶文化，是中国茶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千百年来，钱塘江茶与钱塘江流域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关系紧密相连。

在钱塘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有关茶的历史与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距今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中，发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茶树种子”；在距今约7000年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田螺山的茶树根；在距今约5000年的余杭良渚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带有茶饰图文。在公元1世纪前的世界首部制药专著《桐君采药录》中，有先秦时期杭州产茶的记载。唐代“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记述了“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与当时在灵隐修行的韬光禅师结为诗伴茶友，留下了至今仍在的“烹茗井”遗址。宋代苏轼、范仲淹、陆游、秦观等士人留下了诸多关于钱塘江茶的轶事和诗篇。南宋建都杭州，杭州茶肆鳞次栉比，茶艺风韵无限，海外贸易繁荣，使中国的茶文化和钱塘江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明朝，朱元璋的“贡茶改制”推动清饮之风，促使钱塘江茶得到了自由发展。明末清初，商品经济不断高涨，钱塘江流域城市功能由传统的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转变，促使茶经济大繁荣，钱塘江流域地区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清时，乾隆六下江南四上龙井，御题“龙井八景”和“十八棵御茶”，更确立了钱塘江茶中西湖龙井茶的地位。民国期间，西湖龙井茶成为中国名茶之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过钱塘江流域茶区，关心过钱塘江茶的生产。

钱塘江流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数千年来在钱塘江流域的栽茶、制茶、饮茶、茶艺的历史中，人茶相融，人茶相育，涌现了无数爱茶、学茶、事茶之人，积淀了极其深厚、独树一帜的茶文化，成为了钱塘江流域城市文化重要组成内容。如：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其很大部分就是当年陆羽隐居钱塘江流域的余杭苕溪和杭州灵隐时写就的。从唐至清1000余年期间，钱塘江流域地区有许许多多的爱茶之士著写了大量茶书茶文著作，成为中国茶文化著作的经典。历朝历代在钱塘江流域为官任职和游历名山名水的有识之士，通过饮茶、品茶、吟诗、泼墨，留下了许多旷世之宝。如唐代皎然的《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寄元居士晟》、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白居易《江南忆》中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更是钱塘江文化的瑰宝。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的苏轼从“白云峰下两旗



陆羽烹茶图

新，腻绿长鲜谷雨春”到“从来佳茗似佳人”，让人联想起他“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诗赞。如果说白居易、苏轼的茶诗让人向往江南，向往杭州，那南宋陆游“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令人向往的是钱塘江流域的生活。另外，有元代虞集的《次邓文原游龙井》、明代屠隆的《龙井茶歌》、清代龚翔麟的《虎跑泉》等等，还有文徵明的《陆羽品茶图》、吴昌硕的《煮茗图》等茶画。当代周大风创作的《采茶舞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民歌教材；王旭烽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荣获茅盾文学奖。纵观历史，可见在钱塘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茶文化与该地区历史文化的渊源，茶文化是钱塘江流域历史文化中的奇葩。

茶见证了钱塘江流域的发展，写就了钱塘江流域璀璨的文化，同样茶经济带动了钱塘江流域城市的发展。

浙江是我国的产茶大省，也是我国的茶叶贸易大省，而自古以来钱塘江流域是浙江省最富足的区域，茶经济与钱塘江流域的经济无疑是息息相关的。



文会图(局部) [宋]赵佶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早在唐代，绍兴等茶叶产区就已有了茶市，浙江茶叶还运销到不产茶的北方诸省。五代十国，南北茶叶贸易持续不断。吴越王钱镠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茶叶，并“差使押茶货往青州（今山东境内），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1]。这是吴越官方以茶叶换军需布衫的变相贸易。

宋代茶叶基本上都实行榷茶制，即茶叶官营。由于推行榷茶制，茶商持茶引贩茶，贩销各地，获利甚厚，而且茶商势力深入封建政权内部，与官争利，导致茶法屡变。嘉祐四年（1059），朝廷下了《通商茶法诏》，实行自由卖茶，当时茶叶消费日益扩大，茶肆、茶坊、茶楼、茶店遍布城市乡镇。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在当时众多的市场店铺中，茶坊、酒肆、食店等和饮食及餐饮服务有关的店铺就占三分之二以上。据称当时酒、盐、茶三税占国家全部税收的十分之八。^[2]

钱塘江流域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下游的杭州、绍兴，宋代杭州海外贸易进

[1] 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四八四《经费》。

[2] 周峰主编：《南宋京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入鼎盛时期,与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宋时从杭州港出口的货物以丝绸、茶叶、瓷器为大宗。^[1]浙茶的对外贸易,促使钱塘江流域地区茶经济的发展。在宋代末期到元代初的90多年的时间里,钱塘江地区天灾人祸不断,商业日趋衰落,进入了低谷。明朝,朱元璋的“贡茶改制”使商品经济不断高涨,钱塘江地区的商业逐渐恢复,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中曾有这样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可见当时茶坊生意兴隆程度。

民国时期,钱塘江流域城市街头巷尾大大小小的茶楼、茶馆则不胜枚举。当时西湖龙井茶已声名鹊起,杭州既是龙井茶的产地,又是浙、皖、赣、闽茶叶运销的集散之地。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全国各大城市茶商云集杭州,采购西湖龙井。如当时上海的汪裕泰、程裕新,苏州的汪瑞裕,北京的鸿记,天津的正兴德、泉祥,济南的鸿祥,哈尔滨的东发合,大连的阮顺德等大茶商,都在杭州设庄收购茶叶。杭州的翁隆盛、方正大等茶庄在茶商同行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茶销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经济得到快

[1] 朱华友主编:《钱塘江流域经济开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品茶图 [明]唐寅绘